

# 草子头

开春，就到了草子头的时节。平阔的黑田畦，先是泛起一层濛濛的绿意，很快蔓成一片茵茵的青碧。这绿是鲜明的，清亮的，仿佛还带着孩子气的俏皮。近看时，细软的草茎满缀小叶，挤挤挨挨，煞是热闹。

草子头是初春的美味，尤其是用它来炒年糕。从田里较来的一篮嫩草子头，连竹篮浸到湖里淘一淘，拎出沥干，按在木砧板上是碧绿的一团。灶间小缸里还浸着过年攒下的年糕。擦出三两根，洗净，切片。草子头在油锅里一翻，碧色更浓，配上糯白的年糕薄片，漂亮极了。

可惜不过几天，草子头就开花了。开了花的草子头，茎叶都老了，自然不再用来做菜。草子头炒年糕的好日子就这样匆匆而过。

好在还有草子花。那是浮起在田头的一层粉紫色花雾。周作人写浙东故乡的野菜，写到草子花时，说“数十亩接连不断，一片锦绣，如铺着华美的地毯”。我小时候看见的草子花田已没有“数十亩接连不断”的壮观，却是一两亩地夹在金黄灿烂的油菜花田之间，如同艳阳天里一小段清凉的幻梦。草子花小小的一朵朵，内

里却有一番精致的心思。细长的叶茎亭亭擎起花冠，远看状若莲花，近观却是一圈密集的花序，序周的每朵小穗都像一支迷你的小蝴蝶兰，由素白的花心朝着瓣尖逐渐洇染上粉紫色，最后，从蝴蝶翅翼般张开的上下花舌间，绽出了纤长的蕊丝。我们有时会跑到田里去掐一束草子花，团团地集成一个花束，好像手里有了一个小小的粉紫色的太阳。

就是这样细巧的小花，花瓣却透着些许硬朗的质地，仿佛摩挲起来还会发出轻轻的沙响。这宣告了草子花的身份。它生在田头，不在花圃，是实用的农家草，不是娇贵的观赏花。乡间种草子花，主要的用途是肥田。在两季作物的间隙，撒上一季草子花，翻垦之后，揉进土里的草料会大大增加土壤的肥力。垦土季前，长势茂盛的草子头也常被割来喂饲家畜。草子头炒年糕的鲜美，还有好看的草子花，总归还是这场要紧农事里的一点佐料。

对了，草子花的学名叫紫云英。多浪漫的名字啊，仿佛这才配得上那一片如梦似幻的紫意朦胧。而草子头呢，是亲切的，质朴的，脚踏实地的。

(赵霞)



# 春天如同一个梦

每年近春，我脑子会冒出一个念头，内心被这个念头诱惑得高瞻远瞩，双腿奔忙如风火轮。静夜想，我想我可能找到了人生的真谛，年华从此不虚度。但每次——已经好几次——我的念头被强大的春天所击溃，我和我的计划像遗落在大地上的野菜一般零落不足惜。

我的念头是寻找春天从哪里开始。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吗？当然是，但是春天到底从哪里开始的呢？

春天在某一个地方藏着呢。它藏在哪儿呢？地虽大，但装不下春天。天上空空如也，也藏不了一个春。我如果没误判，春藏在风里，它穿着隐身衣在风里摸一下土，摸一下河水，摸一摸即将罗列蓓蕾的桃树枝——以此类推——摸一摸理应在春天里苏醒的所有生物含蚂蚁。这就像解除了束缚万物的定身法，万物恍然大悟，穿上花红柳绿的衣衫闯入春天。

今日，我骑自行车沿蒲河大道往东走，没出两公里，见前方路边站满了灼灼的桃花，延伸无尽。这阵势把我吓得不敢再走。我只不过寻找枝头草尖上面小小的春意，而春天声势浩大地把我堵在了路口。春天还用找吗？这么浩荡的春天如洪水袭来，让我如一个逃犯面对着漫山遍野的桃花警察不敢移步。我不走了，我从前方桃树模糊的绯红里想象它们一朵一朵的桃花，爬满每一棵树与每一根枝条。它们置身一场名叫“花”的火灾里无可拯救。再看身边的杨树，它们虽不开花，但结满了暗红的树狗子，树冠因此庞大深沉。再看大地，仿佛依旧萧索，青草还没铺满大地。我仍然不知春天到还是没到，桃花占领了路旁，大地却未返青。春天貌似杂乱无章，实则严密有序地往外冒。春天蔑视寻找它的人，故以声东击西之战术把他搞乱套。用眼睛发现的春天似可见又不可见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人是搞不赢的。我颓然坐在杨树下，听树上鸟鸣，一声声恰恰分明，而风温柔地拂到脸上，像为我做个石膏模子然后离去。我知道在我睁开眼睛之后，春色又进驻了几分，我又有新的发现，这一切如同一个梦。

(鲍尔吉·原野)

# 给我一个微笑就够了

汪国真

不要给我太多情意  
让我拿什么还你  
感情的债是最重的呵  
我无法报答 又怎能忘记

给我一个微笑就够了  
如薄酒一杯，像柔风一缕  
这就是一篇最动人的宣言呵  
仿佛春天 温馨又飘逸

